



---

# 蒸发

*The Man Who Went Up In Smoke*

马伊·舍瓦尔 佩尔·瓦勒 著  
柯翠莲 译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：01-2006-6782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蒸发 / (瑞典) 舍瓦尔, (瑞典) 瓦勒著; 柯翠莲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7.2

(马丁·贝克系列)

ISBN 978-7-80225-243-1

I. 蒸… II. ①舍…②瓦…③柯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瑞典—现代 IV. I53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17230号

## The Man Who Went Up In Smoke

Copyright©Maj Sjöwall & Per Wahlöö 1966

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Norstedts Förlag, Stockholm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©2005Yuan-Liou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\* 本書由遠流集團授權出版, 限在大陸地區發行



谢刚 主持

---

## 蒸发

[瑞典] 马伊·舍瓦尔 瓦尔·瓦勒 著; 柯翠莲 译

责任编辑: 于彦琳

装帧设计: 艾莉

责任印制: 韦舰

---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址: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电话: 010-65270477

传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---

经销电话: 010-65512133

邮购电话: 010-65276452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

---

印刷: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× 1092 1/32

印张: 7.25

版次: 2007年2月第一版 2007年2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80225-243-1

定价: 25.00元

---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。



马伊·舍瓦尔 Maj Sjöwall(1935- )  
佩尔·瓦勒 Per Wahlöö(1926-1975)

著名瑞典侦探小说作家。这对夫妇共同创作了侦探小说史上著名的马丁·贝克探案系列。两人从一九六五年开始，每年出版一部以警探马丁·贝克为主角的小说。他们有意地逐年参照社会环境的变迁，以及人心世情的转换。直到一九七五年瓦勒去世，夫妇俩共创作了十部小说。

舍瓦尔与瓦勒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，他们决定通过小说对社会进行反思：“我们把创作犯罪小说当作解剖刀，一刀一刀划开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假象和弊病。”

这套马丁·贝克探案系列，被称为史上最佳“警察探案小说”之一，也是同类小说中的不朽经典，英国推理界权威H.R.F.基廷甚至作出“人生尽在其中”的高度评价。此外，这套书也是瑞典侦探小说有史以来第一次打入国际市场，而且深获欧美侦探小说界推崇，并在销量方面取得傲人成绩的作品。马丁·贝克探案系列风格独树一帜，对侦探小说的创作影响深远。

马伊·舍瓦尔 & 佩尔·瓦勒 作品年表

- 1965 《罗丝安娜》
- 1966 《蒸发》
- 1967 《阳台上的男子》
- 1968 《大笑的警察》
- 1969 《失踪的消防车》
- 1970 《萨伏大饭店》
- 1971 《坏坯子》
- 1972 《上锁的房间》
- 1973 《弑警犯》
- 1974 《恐怖分子》

# 1

这房间狭小且破旧。往没有挂帘子的窗户外边望去，可以看到一堵灰色的防火墙，几个生锈的电枢和褪了色的人造奶油广告。左半边的窗户没了玻璃，用一块胡乱切割的纸板取而代之。斑斑剥落的壁纸被煤烟和墙壁渗透出的湿气弄得花色难辨，有几处地方还用包装纸加胶带试图修补一番。

房里有一座暖炉、六件家具和一幅画。炉前有个装着灰烬的纸箱和一只凹陷的铝制咖啡壶。床尾对着暖炉，床上的寝具包括一叠厚报纸，一条破破烂烂的拼布被子和一个条纹花色的枕头。画里是个倚石栏而立的金发裸女，挂在炉子的右边，好让躺在床上的人睡前醒后一睁眼就能得见。女郎的乳头和私处显然被人用铅笔加大过。

房间另一端，紧靠窗户的地方，摆着一张圆桌和两把木椅，

其中一把没了椅背。桌上有三只空的苦艾酒瓶，一个饮料罐和两只咖啡杯，一个翻倒的烟灰缸，几块脏污的糖，一把掰开的折叠式小刀和一片香肠，这些东西散乱地堆在烟蒂、瓶盖和用过的火柴棒之间。摔破的第三个咖啡杯在地上。床和桌子之间，有具尸体面朝下趴在磨损的地板上。

死者是名男性。他极有可能就是那位在画作上加工、并用包装纸及胶带修补壁纸的老兄。他两腿并拢，手肘紧靠着肋骨，双手抱头，好像在努力保护自己似的；他身穿羊毛背心和裤脚边缘磨破的裤子，脚上套着破旧的毛袜。一座倒下来的餐具柜遮住了他的头和半个上半身。第三把木椅被人摔在尸体旁边，椅座上沾着血迹，椅背上的手印清晰可见。地上到处是碎玻璃，有些来自餐具柜的玻璃门，有些则来自破酒瓶。另有一半酒瓶被扔在墙边肮脏的内衣堆上，瓶上有薄薄一层干了的血迹。有人画了白圈圈把这些都圈了起来。

以这类照片来说，这张几乎算完美了。警方拍照时用的是局里的顶级广角镜，又打了灯光，每个细节都清楚得像是刻出来似的。

马丁·贝克放下照片和放大镜，站起来走到窗边。窗外是瑞典的炎炎盛夏。两个女孩儿穿着比基尼，正长腿伸手地躺在克里斯丁堡公园的草地上做日光浴。再仔细一看，他认出她们竟是本部门的办公小姐。原来已过了正午。早上，她们穿上比基尼，外头套件棉布衣服，穿着凉鞋来上班，午休时衣服一脱，就可以出去躺在公园里。真是方便。

想到不久之后他得远离这一切，搬到位于喧闹的瓦斯贝加

区的南区总局去上班，马丁·贝克就觉得沮丧。

背后有人猛然推开门进来，他不必回头也知道是斯滕斯特伦。斯滕斯特伦是局里最年轻的成员，很可能自他以下所有年轻一代的警探都是不敲门的。

“进展如何？”他问道。

“不太妙，”斯滕斯特伦说，“我十五分钟前在场的时候，他还是打死不承认。”

马丁·贝克回过身子，走到桌前，再次审视那张犯罪现场的相片。在那张报纸床垫、破拼布被和条纹枕头上方的天花板上，有一块状似海马的旧渍痕——说得好听些，也有点像美人鱼。但他不相信地上那个人有这般想象力。

“没关系，”斯滕斯特伦多嘴地说，“我们用技术证据对付他。”

马丁·贝克没说话，回头指着斯滕斯特伦放在他桌上的厚厚一沓报告说：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桑必柏的问讯记录。”

“把这鬼东西拿走，本人明天就开始休假了。拿给科尔贝里好了，随你喜欢给谁都可以。”

马丁·贝克拿了相片走上楼梯，开门走进科尔贝里和梅兰德的办公室。

也许因为窗户和窗帘都关着，这里比他的办公室热多了。科尔贝里和嫌犯隔着桌子面对面静静坐着；而身材高大的梅兰德则口叼烟斗，叉着双手站在窗前，盯着嫌犯。门边的一张椅



子上，坐着一个身穿蓝衬衫和制服裤、帽子顶在右膝盖的警察。没人开口说话，房里唯一在动的是转动中的录音带。马丁·贝克二话不说坐到一边，在科尔贝里稍后一点，耳边还听得见有黄蜂在窗帘后方的窗上弹跳。科尔贝里把外套脱了，衬衫的扣子也解开了，即使如此，他肩胛骨间的衬衫仍然被汗湿透，汗水沿着脊椎往下流，逐渐形成一直线。

隔着桌子坐着一个衣着邋遢、发毛渐稀的瘦小男人。疏于护理的手紧握着椅子扶手，啃过的指甲肮脏不堪，他瘦削的脸上露出病容，嘴角淡淡的皱纹时隐时现，下巴微微抖着，双眼好似泛出水光。他头一低背一拱，两滴泪水就沿着双颊流下来。

“嗯，”科尔贝里脸色阴沉地说，“那么，你用瓶子打他的头，直到瓶子破了？”

男人点点头。

“然后他躺在地上，你继续用椅子撞他的头。撞了几次？”

“不知道。不多，总有好几次吧。”

“想必如此。然后你把餐具柜推到他身上就逃了，那另一个在场的第三人，这段时间在做什么？那个叫雷纳·拉尔森的？他不管管——我是说，阻止你？”

“没有，他什么也没做，只是随便我搞。”

“不要再撒谎了。”

“他喝醉了，在睡觉。”

“讲大声点行不行？”

“他躺在床上睡觉，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“什么也不知道，直到醒过来，然后才去报警。好，到目前

为止算是弄清楚了。但是有一点我还是想不通。事情为什么会搞成这样？你们两人在酒吧碰上之前，不是互不相识吗？”

“他骂我是该死的纳粹党。”

“哪个警察一星期不被骂个几次该死的纳粹党？一堆人骂过我，我是纳粹党、秘密警察或是更难听的，但我从来没为了这个就杀人。”

“他坐在那里一直骂一直骂：该死的纳粹党、该死的纳粹党、该死的纳粹党……他一直骂个不停，还唱。”

“唱？”

“是的，拿希特勒来刺激我、挑衅我。”

“嗯。那么，你说过什么他才这样骂你？”

“之前我说过我妈是德国人。”

“你们开始喝酒之前？”

“是的，而且他说什么样的妈都无所谓。”

“所以当他要走进厨房的时候，你就抓了瓶子往他后脑上砸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他倒下了吗？”

“可以说是跪倒了，而且开始流血。然后他说：‘你这个该死的纳粹崽子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’”

“所以你就继续砸他？”

“我……害怕。他比我壮多了，而且……你不了解那种感觉……所有东西都变成红色，一直转一直转……我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”男人的肩膀剧烈抖动。

“够了。”科尔贝里说，随手关上了录音机。“给他吃点东西，问医生能不能给他一点儿镇定剂。”

门边的警员站起身，戴上帽子，提着嫌犯的胳膊把他带了出去。

他边心不在焉地说话，边机械地在面前的公文上写道：流泪认罪。

“真是个问题人物。”他说。

“五次定了罪的暴力前科，”梅兰德说，“虽然每次他都否认。我对他可是印象深刻。”

“活动资料卡上也这么说。”科尔贝里接着说。

他心情沉重地站起来，一眼看见马丁·贝克。

“你还在这里干什么？”他说，“去休你的假去，这些下三滥的罪犯让我们处理就好。顺便问一下，你去哪里休假？是度假岛吗？”

马丁·贝克点点头。

“选得好，”科尔贝里说，“我休假时先去罗马尼亚，在马麦亚被晒得半死，然后回到家来，又热得要死。太棒了。那里连电话也没有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好极了。不过我现在得去冲个澡，你就快溜吧。”

马丁·贝克考虑了一下。这个建议很不赖，好处之一就是他可以提早一天离开。他耸了耸肩。

“那我就走了。再见啦，各位，一个月后见。”

## 2

多数人的假期已经结束，斯德哥尔摩仲夏八月的街道上，已经开始充斥着从七月雨季的帐篷、活动房车，和乡间寄宿屋回城的人们。地铁在过去几天也开始拥挤起来。不过现在是工作日的中午，马丁·贝克孤单一人坐在车子里。他望着车外一片蒙上灰尘的绿，心中暗自庆幸期待已久的假期终于到来。

他的家人已经在爱琴海休了一个月的假。今年夏天，他们很幸运地从妻子远亲那儿租到一座别墅——它孤伶伶地坐落在爱琴海中部的一个小岛上。亲戚出国去了，他们可以一直待到孩子们回学校上课为止。

马丁·贝克回到他空无一人的家，直接走进厨房，从冰箱里拿了一瓶啤酒。站在水槽旁先灌了几口，然后拿进卧房。他脱下衣服，光着上身，只穿了短裤走到阳台上。他在太阳下坐

了一会儿，把脚翘在栏杆上，喝完啤酒。外头简直热得受不了，他一喝完啤酒，就起身走向凉爽的屋内。

他看了看表，两小时后渡轮就要启航。休假的小岛位于爱琴海某个少数仍用老式汽船接送的地区。这对马丁·贝克来说，可算是今夏休假地最大的优点了。

他走进厨房，把空瓶子放到食物柜底层。食物柜里所有可能会腐烂的食物都已清空，不过为了安全起见，他还是检查了一遍，看看是否有所遗漏，才把柜门关上。然后他拔掉冰箱插头，把制冰盒放到水槽里，在厨房四处巡视了一遍，才关上房门，回到卧室去收拾行李。

他自己的私人用品，大部分已经在上次去小岛休假时带过去了。不过他妻子倒是给了一张她和孩子的必需品清单，要他带过去。等所有东西都收拾好时，已经是满满两大包了。由于还得去超市买一箱食物，他决定搭出租车去坐船。

船上空位很多。马丁·贝克放下行李后，走到甲板上坐下来。

看得见市区上空浮动的热气，但城市本身却近乎一片死寂。卡尔十二世广场上的绿叶不再生意盎然，格兰大饭店前的旗子也垂头丧气。马丁·贝克看着表，不耐烦地等着下头的船工收跳板。

引擎一发动，马丁·贝克就站起身，走到船尾去。渡船退离了码头，他探出栏杆，望着螺旋桨把水打出一片绿白色的泡沫。汽笛响了，轮船抖动着，开始转往盐湖方向。马丁·贝克站在栏杆旁，冲着清凉的海风仰起脸，所有的烦恼在这

一瞬间全忘了，仿佛又回到了孩提时代，夏日假期的第一天。

他在船上的餐厅吃了饭，然后再出去坐到甲板上。渡轮在到达他上岸的码头之前，先经过他休假的小岛。他看得到别墅，几张颜色鲜艳的凉椅，和岸上的妻子。她蹲在水边，大概是在洗马铃薯。她站起身对着船挥挥手，但是夕阳照着她的眼睛，他不确定她能在这么远的距离之外看见他。

孩子们坐着划艇来迎接他。马丁·贝克喜欢划船，虽然儿子抗议连连，他还是抢了桨，把小艇划过码头和小岛之间的海湾。他的女儿——名叫英格丽，再过几天就满十五岁了，但家里人都叫她宝贝——坐在船尾，叙述着谷仓舞会的种种。洛夫，今年十三岁，讨厌女孩子，谈的则是他抓到的一条梭子鱼。马丁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，一边享受划船的乐趣。

他脱了外出服，到岩石旁游了一会儿泳，然后穿上蓝长裤和毛线衣。晚餐后，他坐在屋外和妻子聊了一会儿天，看着夕阳在平静的海湾对面的岛屿后方落下。和儿子一起布了一些渔网之后，他早早上床睡觉。

好久以来，他不曾如此一沾枕头就睡沉了。

醒来时，太阳还没升起，他走到屋外，坐在石头上，草上还沾着露珠。看来今天天气会跟昨天一样好，但是太阳还没开始散发出热量，他穿着睡衣觉得有点冷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进屋拿了杯咖啡，坐到阳台上。七点时，他叫醒了老大不情愿的儿子。他们一起划船去收网，网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大片海草和水生植物。回来时，另外两个人已经起床做好早餐，摆在桌子上了。

早餐后，马丁·贝克走到库房去把渔网挂起来清理。这工作令他十分不耐烦，于是决定以后就要把为家人捕鱼的工作交给儿子去负责。

他快清完渔网时，听到背后传来马达的声音。一艘小渔船正绕过岬尖，朝他径直开过来，他一眼就认出了船上的人。奈格仁是邻岛一个小船场的老板，也是离他们最近的邻居。由于贝克家的岛上没有饮用水，他也供水给他们。而且，奈格仁有电话。

奈格仁熄了马达，大声叫道：

“有你的电话，他们要你马上回电。我把号码记在电话旁的一张纸上了。”

“有没有说他是谁呢？”

马丁·贝克问道，虽然他心里其实早已有数。

“那个我也写了下来。我现在得去石卡港一趟，爱莎在草莓园里，不过厨房的门开着。”

奈格仁重新发动了马达，站在船尾，往海湾开去。他在绕过岬尖消失之前，挥手跟他道了别。

马丁·贝克望着他半晌后，才到码头松开小艇，划向奈格仁的船屋。他边划边想：“妈的，去他妈的科尔贝里，竟然在我快忘了他的时候出现。”

便条纸就在奈格仁家厨房墙上的电话下方，上面写着难以辨识的字：

马丁·贝克拨了电话号码，等待接通的时候，才真正开始心生警惕。

“我是哈马尔。”哈马尔说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实在很抱歉，马丁，但我必须尽快调你回办公室。你没休完的假期可能得报销了——呃，我是说，延期了。”哈马尔沉默了几秒，接着说，“假如你愿意的话。”

“没休完的假期？我连一天都还没休到呢。”

“实在抱歉，马丁，要不是情非得已我也不会开口。你能不能今天就到？”

“今天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今天能到是最好。事情很严重，详情等你来了再谈。”

“有一班渡轮一小时后开船。”马丁·贝克说，望向蝇污点点的窗户外，那儿是一片阳光灿烂的海湾。“严重到什么程度？科尔贝里或梅兰德难道不能——”

“不能，非你不可。看来是有人失踪了。”



### 3

马丁·贝克在十二点五十分推门走进他上司的办公室。他前后共休了整二十四小时的假。

哈马尔探长块头魁梧，灰发浓密，脖子又粗又短。他沉稳地坐在旋转椅上，手肘搁在桌面，正全神贯注于恶毒传言所谓的“他最爱做的事”上——明白地说，就是什么也不做。

“哦，你到了。”他拉长了脸说，“刚好来得及。半小时后得去FO一趟。”

“是外交部吗？”

“没错，去见这个人。”

哈马尔用姆指和食指捏着一张名片的一角，好像它是一片爬着毛毛虫的生菜叶。

“层级颇高，”哈马尔说，“自认与部长关系良好。”他顿了